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說著盤腿坐在金蒲孤身邊，收拾起割下的長髮，緩緩地編結成一條辮子，那幾個使女都不解地望著她的動作！

金蒲孤漸漸地清醒過來，睜目見自己平臥在地上，正想挺身跳起來，那女子一振手腕喝道：「躺著！」

鐵指帶著長長的指甲，直對他的胸口抓來，大概是想閉住他的將台穴，金蒲孤本能地一個身於，避開了她的手指，卻不想對方的動作快的出奇，穴道雖未劃點中，那銳利的指甲卻別過他的肩頭，割破了他的衣服，割破了他肩上一塊浮皮！

金蒲孤低頭一看，破處已有滲的鮮血湧出，不禁心頭一涼，眼前突感一片黑暗，他生命已到了盡頭！

這要命的水血症，祇要皮膚上有一點破損之處，他的血就會不停地流，一直到流乾為止！普天之下，祇有一個人能為他止血，那是他的師父的摯友耿不取，可是耿不取現在不在這兒，他完了！

金蒲孤無懼一死，他知道不管自己多小心，要想不弄破皮膚是很困難的事，何況自己又學會了武功介入了多事的江湖，雖然他隨時都在準備一死，然而死在此時此地以及這種莫名其妙的情況之下，卻是他難以瞑目的！

想到這兒。一向堅強的他也忍不住流下

了幾滴無可奈何的英雄虎淚，那女子見他忽然流淚了，倒是一怔道：

「你這人也的，我祇是叫你靜靜地躺一下，並不想要你的命，否則我趁你昏迷的時候就可以殺你了，你幹嗎要躲呢！而且我祇誤傷了你一點皮，怎麼你就懶成這個樣子，連眼淚都掉下來了……」

金蒲孤瞪了她一眼，連話都懶得多說，閉上雙目，祇想等待一個靜靜的死亡。

那女子見得不到他的回話，也自有點生氣，但她見到金蒲孤肩上升紅血跡時，又驚叫起來道：

「啊呀！我祇輕輕地碰了你一下，你怎麼傷得這樣厲害，看你這麼雄壯的身材，比我們女人還要驕弱呢！你別動我給你止血……」

說著溫柔地用手按他的傷口，金蒲孤一肚子的怒火再也按捺不住了，厲聲大喝道：「滾開！」

飛起一腳，正好踢在那女子的小腹上，由於雙方的距離很近，那女子也想不到他會釋然發動一時不及防備，被踢個正著，身子平空朝後跌去，爬起來時，臉色已轉為鐵青，厲聲道：「混帳東西，你真不想活了！」

金蒲孤由於用力之故，血流更速，可是他咬緊嘴唇，一聲不響，那女子站了片刻，

大概金蒲孤那一腳踢得很重，使她痛得直皺眉頭，阿芳等女兒狀大驚，有四個搶過來扶她，阿芳卻怒聲道：「季姑，這個傢伙簡直像條瘋狗，你好心替他治傷，他卻對你暗施偷襲，待婢子結果了他給你出氣……」

說著走過去伸掌待劈，那女子厲聲喝止擅：「住手！誰要你多管閒事！」

阿芳征然道：「季姑……」

那女子寒著臉道：「我活到這麼大，還沒有一個男人敢多看我一眼，這匹夫不但割斷了我的頭髮，還踢了我一腳，我不能叫他這麼容易死去！」

說著走了過來，提腳就對金蒲孤身上踢去，金蒲孤已十分虛弱，一點反抗的能力都沒有，雖然那一腳並不太重，卻也將他踢得翻了幾個身，肩頭的鮮血噴灑在草上，形成一條殷紅的血泉！

那女子還想踢第二下，見狀又有點不忍，威著雙眉道：「奇怪！這傢伙的血怎麼流個不住的……」阿芳見金蒲孤的臉色變為蒼白，不禁也有點不忍道：「季姑你剛才一定傷得很重，所以他才對你那樣無禮，我看還是放了他算了！」

那女子立刻搖頭道：「不行！我絕不饒地！」阿芳輕歎道：「那就痛痛快快給他一刀，季姑！你的心一向很軟，何必去折磨一個受傷的人呢……」

那女子想了一下道：「你先把他的血脈閉住！」

阿芳立刻上前，連點了金蒲孤身上的幾處大穴，將他的血脈完全閉塞住了，可是金蒲孤肩頭的流血並未停止，祇是流勢較緩，她也奇怪來叫道：

「季姑這個人的血脈閉不住，還是在流呢！」

(一六七)

沒有人和我說話。廚房傳來洗碗盤的聲音，但沒聽到有人講話。阿島跟那些幫傭的女人應該正在談論今天的慘案，可能是為了怕惹我不開心，所以將聲音放得很低，以致於我聽不到她們說話的聲音。這些人是否也已經逐漸對我產生懷疑了？

我是孤獨的。

沒有一個人是我的朋友，沒有一個人來安慰我。正當孤獨的感覺佔滿我整個腦海中時，突然有人看到我的內心深處。

「我是和你站在同一陣線上的。」

並且從後面抱住我的肩膀。

是姐姐春代，姐姐親切地抱著我的肩膀。

「不論別人怎麼講，我們是同一陣線的，請不要忘了這一點。我相信你，我不但相信你，我也瞭解你，你不是那麼可怕的人！」

在這個時候，我並沒有空檔去多想其他的事，祇是像孩子般將頭鑽入姐姐的懷裡。

「姐姐，請告訴我，我現在應該怎麼辦？我不應該來這裡嗎？若是我該來，我隨時可以回神戶去。姐姐，告訴我該怎麼做好嗎？」

姐姐輕輕地撫著我的背，鼓勵我說：「不要說這種沒有志氣的話，你是這個家的一份子，理所當然應該要回來，你一定要繼續留在這裡，」

「可是，姐姐，我來了之後卻發生這麼多可怕的事情，我真的是連一秒鐘都待不下去了，姐姐，告訴我，這些事情是誰做的？而這些又和我有什麼關係。」

「辰彌！」

姐姐的聲音似乎在顫抖。

「不要去想那些無聊的事，你和那些可怕的事件沒有任何關連。這件事姐姐很清楚，你怎麼會有機會將藥包掉包呢？你剛到這裡沒多久呀！」

「可是警察不這麼想，那些人根本就認為我是惡魔！」

「因為這件案子疑點太多了。如果承辦的人鑽牛角尖，就會落入陷阱中越陷越深，反過來，祇要冷靜下來，讓旁支雜節沉澱下來，主線就會顯露出來，那麼自然就能解開謎底的。辰彌，不要悲觀，你絕不可以害怕！」

「姐姐！」

我想要對姐姐說些話，可是喉嚨卻好像被什麼東西卡住似的，竟然發不出聲音來。

姐姐沉默了片刻後，突然想到什麼似地問道：「對了，辰彌，你曾經問我一件很奇妙的事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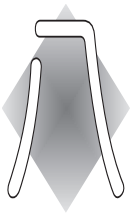
「很奇妙的事。」

「是的，你不是問過我是否有人離開村子到外地去旅行的事嗎？你為何要問這件事。」

我抬頭望向姐姐，姐姐看起來也有點疲憊，可是眼睛發亮，似乎對某一事情充滿信心。我立刻將有一個男人到神戶調查我以往的品行的事告訴她，來找我的律師也不知道對方是什麼人，聽說是一個看起來像鄉下人的人。

姐姐想了想以後，問我是什麼時候的事。我掐著手指算了算日期，告訴她大概的日子，姐姐也掐著指頭計算天數。突然間，她好像想起什麼似的，彈了彈手指。「果然如此，正好是那個時候！」

(五十四)



橫溝正史

招魂

倪匡

當時，聽得他那樣說，祇當他是在盛怒之下的語無倫次。可是現在想來，他真有這樣的能力。

祇要他能收集到李白的記憶（把李白的魂魄招來），移入任何人的腦部，那麼，這任何人，就是活的李白，會「門酒詩百篇」，會「長安市上酒家眠」！

他不是說著玩的，他真有這能力。我張大了口，白素向我望來，我苦笑，聲音乾澀：「他成功了，費力醫生成功了！他的成功，超乎我們的預料，他真的成功了！」

一時之間，人人都沉默，不出聲。各位一定也注意到了，在我記述的許多故事之中，很少有如今這樣的情形出現。

通常的記述程序是；發現了不可解釋的怪像，逐步探索，怪象的形成，總有原因，也由特定的人引發或制造出來，在真相被一步步揭露的時候，那個特定的人，總會在場，而且更多的情形下，就是由這個特定的大，作為真相的最後揭露人。

可是這次不同，當我們已經通過假設、推理，達到了完善的結論，整個異像，可以說已經「真相大白」了，但是「特定的人」費力醫生，卻並不在場！

所以，在沉默了片刻之後，良辰美景、胡說、小寶都叫了起來：「還等什麼？」

他們叫「還等什麼」的意思，自然是說還等什麼、還不快去找費力醫生？一切全是他製造出來的，他已經掌握了招魂的能力，已經招來了明朝建文皇帝的魂，也招來了流寇皇帝李自成的魂！

他不但招來了魂，而且還把招來的魂，移入了人的腦中，使得古人復活！

而且，他這方面能力，一定已到了相當高深的程度，因為他盛怒之下，也不忘誇口，說是可以給我一個「活的李白」！

有了這樣能力的一個醫生，就在我們附近，我們分析所得的結果如此驚人，自然早見到他一刻好一刻！

隨著「還等什麼」的叫聲，良辰美景已經一擁而出，她們的車子就停在不遠處，立即又聽到了她們上了車。

按響車號，催促他人快一點的響聲。

我匆匆向白素作了一個手勢，也緊跟著追了出去，來到了她們的車旁，喝道：「等一等，我們要一致行動！」

良辰美景雖然性急，但看到我神色凝重，倒也還忍得住。

這時，溫寶裕、胡說兩人也奔了出來，我把他們安排在良辰美景的車子上。

溫寶裕急道：「快點去！費力醫生可能知道自己的事被人知道了，會生意外……逃走或者是把一切都毀掉！」良辰美景齊聲叱道：「你胡說什麼？他在做的事又不犯法，為什麼要逃？」

溫寶裕眨著眼，我看白素和梁若水也走了出來，我們一起上了梁若水的車子，和良辰美景作了一個手勢，她們的車子疾駛而去，梁若水忙駕車跟在後面。

(九十二)



「這位先生，請放手，大街上這樣不好看。」孟虎態度一派閒適輕鬆，聲調和緩，沒有絲毫急躁，也沒有動氣。

曾瑪俐打電話討救兵，俞宇堂剛好去拜訪大客戶，她祇好打電話給孟虎；孟虎立即丟下手上的要事，飛車趕回新店。一路上，曾瑪俐透過電話跟孟虎大約講了事情的來龍去脈。

「你是誰？」林士峰怒問。

「他是我男朋友！」她急急地說。

孟虎鏡片下的銳利眼神像是要穿透林士峰的心思。「請放開她。」他加重語氣再說一遍。

林士峰總算冷靜了下來，他放開了崔幼晴的手腕。

崔幼晴連忙跑到孟虎身後。

「妳別騙我，他不是妳男朋友，我才是妳男朋友！」林士峰惡狠狠的說。

「他不是！你別相信他的話。」她對著孟虎澄清，就怕孟虎有所誤會。

「我知道他不是，瑪俐都告訴我了。」

「原來是瑪俐叫你回來的。」有孟虎在，她安心了。孟虎雖然沒有精壯的體格，但他身上所散發出來的氣息，卻有著不怒而威的氣勢。

孟虎拍撫她的肩膀，要她放心。「妳想和這位林先生說話嗎？」

「不想，一點都不想。」她臉上還有微微的愜意。

「林先生，很抱歉，請別再嚇我女朋友了。」

「我喜歡她，非得到她不可！就算她有男朋友，我還是不會死心的！」林士峰像在宣示所有權般的說得斬釘截鐵。

一輛黑色福特急停在藍色裕隆後面，副駕駛座先跳下了曾瑪俐，而從駕駛座上下來的是高大壯碩的王光陽。

「光陽、瑪俐！」崔幼晴喊著他們，看到這麼多的靠山，她的恐懼感頓時消散無蹤。

王光陽走到崔幼晴身邊和孟虎一左一右的保護著她。「妳沒事吧？」

「差點有事，現在沒事了。」崔幼晴心有餘悸的說。

林士峰沒想到一下子會出現這麼多人，在討不到便宜的情形下，祇能摸摸鼻子先走再說。

「幼晴，我先走了，要我永遠愛妳，妳一定要給我機會。」臨走前，林士峰還不忘宣示。

「我還沒開始開罵，他怎麼就夾著尾巴跑了？竟敢從我這裡套出妳的電話和住址，這個死王八！」曾瑪俐指著林士峰的轎車尾巴，愈想愈生氣。

「我們先上樓再說。光陽，你去幫我把手車停好。」孟虎剛剛沒有熄火就直接下車，車輪匙還留在車上。

崔幼晴才跨出一步，卻顯得有些腳軟。

孟虎見狀，連忙扣緊了她的腰。

「怎麼了？」他擔心地問。

「沒事，一下子把勇氣用光了。」崔幼晴拍撫著急跳的心臟。

孟虎扶著崔幼晴一步一步往上走。她讓他扶著，沒有綺麗的幻想。

崔幼晴擔心的是：躲得過今天，以後呢？」

「哇！」

湛藍海、艷陽天。

崔幼晴看著映入眼簾的海景，打開車窗迎著海風，忍不住放聲大叫。

(二十四)



黃垂平

蝴蝶媒

作者：南岳道人

因扯他三人近身，附耳低言道：「老夫帶得金珠古玩頗多，賢婿們可悄悄去訪覓，趁此未審之時，倘有門路可通，聽憑三位賢婿主張。」顧羅仙道：「小婿有一個年伯姓戚，聞他現做塚宰，小婿一向鄙薄其人，今不得已，待小婿明日去候他，探他與那楊素交情如何，再作計議。」蔣青巖又取出三位小姐的平安信，送與華刺史看了，仍帶回與華夫人觀看。

當下他三人一齊別了華刺史，轉到華夫人下處，回覆過了，吃了酒飯，同回飯店，當夜不提。次日，顧羅仙寫了一個「年侄」的名帖，又開了一個極厚的禮單，帶兩個院子相隨，坐了轎，前往那塚宰衙門前來。

行不半晌，早已到了，祇見那塚宰門首，好生熱鬧，怎見得，有詞為證：滾滾烏紗滿道，紛紛紫袖排衙。六卿之長勢誰加，職掌周官最大。有賄貪奸高擢，無錢清正胡拿？陳隋兩代臉兒花，不畏千秋唾罵。

右調《西江月》顧羅仙見那門首官僚雍塞，祇得分付且將轎子歇在一邊，待其稍散再去投帖。候了半日，直到傍午，那些官僚才略略散去。

顧家的院子拿了名帖，帶了一個傳帖的賞封，到門上來投遞，那把門的官，半晌不睬。這院子將那封兒遞與他，再三相煩他，然後才去傳稟。

又等了半晌，祇一個聽事官兒出來回道：「老爺說近日公令森嚴，不比前朝，一切年家世好，都能相諒，著小官出來，多多拜上，原帖不收。」顧羅仙聞言，長歎道：「世事至此，令人髮指，這老畜生，他祇道他位尊勢大，吞不知愧，不知將來地獄中何處著他哩。」

幸得我顧羅仙不是來做秋客，若是來做秋客的，豈不做了失路之人！」忙忙坐轎回寓。蔣青巖和張澄江忙來相問，聽得恁般說話，兩人齊聲唾罵，祇得去回覆了華刺史，再作道理。

又過了兩三日，蔣青巖等三人坐在寓中，千思萬想，沒個計較。

張澄江偶到門前門望，祇見遠遠一乘轎子，後面跟著三四個小廝，走近前來。

張澄江細看那轎內坐的，卻是一個鬼眼愁眉、白鬚短項的老頭兒，坐著轎子，竟進隔壁三四家一個大曹門裡去了。

張澄江問店主人道：「寶店隔壁那個大曹門，是個甚麼樣人家？」那店主人道：「說起他的門弟來，到也好笑，祇是他一時的造化到了，遇著貴人看顧，十分炫耀。」張澄江道：「他是個甚麼人，遇著那個貴人看顧？」

(四十二)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
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0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